

王海鸽:《大校的女儿》讲我自己的故事



王海鸽



《大校的女儿》剧照

在编了《牵手》《中国式离婚》《新结婚时代》等多部婚恋电视剧之后,王海鸽的名字越来越响了。她对婚姻的深刻理解,征服了大批电视观众,人们纷纷猜测,故事中那些精彩的情节,王海鸽是不是一一经历过呢?对于这个问题,王海鸽摇头了,因为她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一个月。不过也许因为走出了围城,她看得反而更清楚。

门当户对的婚姻维持了一个月

“中国婚姻第一写手”王海鸽自己的情感和婚姻经历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丰富。她的恋爱、婚姻生活前后加起来只有几个月。

可能是忙于工作吧,也可能更多的原因是没有太在意光阴似箭般地流逝,16岁就当了小兵的王海鸽直到30多岁才恍然大悟:自己应该恋爱、结婚了。她笑着,不无幽默地说:“我记得那时,自己也是到处吆喝,亲戚朋友也都出手援助,给我介绍,最高纪录一周见了5个。”

快速寻寻觅觅之间,居然就找到了他。“我们之间算是门当户对,他个人的条件也非常好,而我当时已经30多岁了,所以一开始对能找到这么好的对象感到非常庆幸。”王海鸽后来反思这桩短暂的“错婚”时说,自己当年那么快就结婚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

自己的虚荣心在作怪,她太在乎外界的评价了,好像这个婚是给别人看的。几乎一结婚,她就发现了两个人之间生活的观念和价值观差距非常大,他在乎的她不在乎,而且根本没办法沟通,快速结婚的王海鸽又快速离婚了。

王海鸽一直认为当年自己对离婚那么坚决,是她这辈子作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。但她坦言,相对于那些完美的婚姻而言,离婚终究是一种失败,不管因为什么离婚都会有一段肝肠寸断的心碎日子,这一点她和任何一个女人一样,何况那时她已怀了孩子,所以那一段日子她过得比较艰难。

关于王海鸽的婚姻,曾有人忍不住充满同情地问:“这么坎坷的婚姻,你这一辈子就沒过好日子啊?”

可王海鸽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:“人们对于‘过好日子’有一种思维定式,似乎只有在公认合适的模式下才

是幸福生活的模板。其实,生活可以有多种选择。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就像我不知道美满婚姻中的女人有多幸福一样,但我可以肯定我比那些在不幸的家庭中硬撑着的女人要幸福得多。我一个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生活,很自由。我甚至不用去跟别人商量今晚吃萝卜还是吃白菜。我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很满意啊。我这样说不是给自己硬撑门面或者说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,如果有好的男人我也是想嫁的,只是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,我知道在我这个年龄,好男人都是有主的。女人是绝不会允许优秀的男人没人管的。就是说,你现在想找一个没人管的优秀男人,上哪儿找去啊?我得正视现实啊,所以,我可能一直会这么过下去。”

在王海鸽近20年的单身生活中,主角只有儿子。王海

鸽的儿子一米八的身高,长得挺帅,学习成绩在班里属于中等偏上,酷爱钢琴,曾经在老师的反对声中,一个人组织了六个学校的歌咏大赛。老师对他的评价是“敢作敢为、直率、阳光、有能力”。

王海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育子经验说出来,她说,作为母亲,特别是单亲妈妈,事事都得为孩子着想,不能让孩子去分担离异的痛楚。她的具体做法是,每到儿童节和儿子的生日时,都会提醒前夫,给孩子寄点零花钱或者是小礼物什么的,提醒孩子他并没有失去父爱。

以前,王海鸽月薪只有200元,付了80元的保姆费后,百余元的钱就是三个人的吃喝和全部的家用钱。那时很艰难,“女人在困境中一定要有个好的心态,我从不去和别人比较,甚至于两耳不闻窗外事,不听不看不多想,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走过去了。”

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,王朔找她合作写《爱你没商量》电视剧本,他们俩就平分了剧本的5000元定金。当时2500元对她来说就是一笔巨款了。王海鸽至今记忆犹新,那一天,她带儿子去买衣服、吃烤鸭,还给自己买了一支口红,过了一回奢侈的生活。

王海鸽和所有的家长一样,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,也碰到了种种问题。比如,在儿子的青春期,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初恋,她眼看着儿子谈了三次恋爱。在儿子因为谈第三个女朋友而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、落到最后一名时,王海鸽开导他:男人的立身之本是事业,你没有事业,别指望哪个女孩儿会跟你,反正初恋的滋味你也尝过了。儿子有一天自己想明白了,说:“妈,我现在修炼成柳下惠了。”后来,她又是亲眼看着儿子很绝情地拒绝

了一个追他的女孩子。看着女孩很伤心地离去,王海鸽都有点于心不忍,在王海鸽看来,儿子的情感经历肯定比她更丰富。

王海鸽说,社会上对单亲孩子有种不公平的评价,一旦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就归咎于单亲,其实,问题孩子并不只有单亲家庭才会出现。“就我而言,觉得单亲母亲教育孩子也有一定优势,当然,我不知道,要是我没有离婚,儿子是不是还能更好。但我觉得我能够毫无阻力地实施我的亲子教育方式,这样要比两个有分歧的家长对孩子成长更有利。”

批评和棒喝对女性更好

王海鸽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经历很短,但却写出那么多打动许多读者和观众的婚恋小说、剧本,这是因为她并没有把那次短暂的婚史仅仅当作是心头的痛,也没有把自己放在受伤者的位置一味地怨天尤人,她一直在反思。

对女性,在王海鸽的作品中大多比较客观的,并没有一味将女性描写成受害者或者在立场上偏袒、怜爱。她说,她不想让女人最后成为怨妇,所以,她认为,批评和棒喝对女性更好。

在谈到1999年引起轰动的《牵手》时,王海鸽透露的一个细节特别让人感动:其实,《牵手》早在1994年就已经写好了,但由于剧本涉及第三者问题就一直没有通过,也没办法拍。“当时要求我修改剧本,要把剧本中的第三者改成一个坏人,但是我没有妥协,因为这就违背了最初写剧本的初衷了,我从来不写坏人,而且第三者并不都是坏人,也不符合生活的真实性复杂性。所以这个剧本直到1999年才拍成电视剧,比较坎坷。”

王海鸽认可第三者插足是导致婚变的一个重要原因,但她认为第三者只是婚姻的杀手之一,因为婚姻破裂的根本并不是那些能够一眼看透的外因造成的,更多时候是因为男女的性别和社会角色的差异。按照“郎才女貌”的传统心理,人到中年,男人成就斐然,优势越来越明显,女人因为青春不再而失去天然的吸引力。当双方距离彼此的要求越来越远时,婚姻双方的平衡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打破。因此,在《中国式离婚》中她没有让第三者进入这个故事,也没有把婚姻失败责任推给男人,或归咎于女人。她说,她打破一些人的侥幸心理:没有第三者的婚姻一样会很脆弱。

《中国式离婚》的夫妻状态在生活中非常普遍——女人希望夫贵妻荣,并为此殚精竭虑地推动丈夫升迁、发展,可是一旦夫贵之后,她却开始惶惶不安,于是不停地折磨自己和丈夫。所以,女人对自我的忽视是造成婚变的重要原因。

《新结婚时代》其实表达了王海鸽对婚姻的态度,她认为婚姻是平衡的结果,城里人与农村人是否合适也是平衡的结果。关键是双方能否一起承受婚后的种种结果和困难。她忠告女性:千万不要让丈夫在自己和家人间作选择。

王海鸽说,以前写的《牵手》《中国式离婚》和《新结婚时代》等,写的是别人的故事,而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电视剧《大校的女儿》中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。在王海鸽看来,自己虽然只有一月的婚姻生活,但婚恋是一个永远都写不完的大题目,今后她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婚姻家庭这一领域的题材。她要把这一口井挖到底。

王珍/文 据《文化交流》

聪明女生遭绑架 一个电话搞定绑匪

2008年2月29日,贵州陆良县某宾馆老板田某接到一个神秘电话,称他的女儿、17岁的高二学生田丽被人绑架。由于线索缺乏,警方破案进展缓慢,田丽的父亲急得如火上浇油。

田丽确实被人绑架了。而且,被绑架了的田丽发现,指使这起绑架事件的,居然是自己的老师甄某。老师为什么要绑架学生?柔弱的田丽能逃出老师的罪恶之手吗?

绑架案发生后警方很无奈

2008年2月29日清晨7点左右,田丽迈出了家门,正向学校方向走去,突然从路边红色大发面包车里窜出了两个陌生青年男子。这两个陌生年轻男子一下车就快速冲到田丽面前,二话没说,就粗暴地把她架起来往车上扔。田丽拼命挣扎,一边双手撕打歹徒一边大声喊救命。在田丽两手不停地抓扯下,两个歹徒头上的帽子被打落在地。然而,瘦弱的田丽终究不是歹徒的对手,很快,她就被两名歹徒强行抬上了那辆红色面包车。面包车挟持着惊恐万分的田丽快速开出了陆良县城。

2月29日12时10分左右,田丽的父亲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。陌生人威胁说:“你女儿在我手上,你准备60

万元钱,我们老大因贩毒被抓,急需很多钱。”田丽的父亲一面敷衍着绑匪,一面打另一个电话到学校,确认女儿早上未到学校上课后,他相信女儿真的出事了。他虽然救女儿心切,可一时哪能拿出那么多钱啊。他焦急地哀求歹徒:“我只是个西瓜农(贵州方言,指外表富有,实际没钱的人),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钱啊。”歹徒经过讨价还价,最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:“那你准备20万,否则等着给你女儿收尸吧!”绑匪说完后,便挂断了电话。

田丽的爸爸开宾馆,生意并不好,实在筹不到20万元钱,他只好求助警察。接到报案后,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成立了专案组,70余名民警分成六个小组开展侦查工作,密切关注歹徒的动静。

2月29日12时50分,田丽爸爸再次接到那名歹徒用另一部公用电话打来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,传来了女儿田丽沙哑的哭声:“爸爸!我被人绑架了,我拉屎都得在他们的车里,快救救我啊,他们还要强奸我!”话音未落,电话就被歹徒挂断了。田丽爸爸快速多次拨打那部电话,但对方均没人接听。当日下午4时20分,田丽的爸爸再次接到了歹徒用另一部手机发来的短信:17时把钱准备好,如果准备不好,就等着给你女儿收尸吧!

3月1日11时许,根据歹徒和田丽父亲通短信的手

机,警方通过调阅通讯公司的资料,很快发现了手机的主人是外地人。可是狡猾的歹徒只用外地手机联系了一次,就再也没有来电话索要赎金。田丽的父亲和警方都既焦急又奇怪,歹徒为啥不来信息要钱了呢?

被绑少女灵机一动实施自救

田丽自从2月29日早晨被绑架后,在一天一夜的车上囚禁生活中,绑匪没给她吃一点东西,大小便都是在车上解决的,在她的一再哀求下,她方便时绑匪才半转身监视着她。她发现绑匪的眼睛色眯眯的,她顾不得饥饿,更多的恐惧是担心绑匪强暴她。田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,她寻思这两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用?她认为背后一定有组织者,那个人一直没露面,他是谁呢?两个绑匪开始要60万,为什么一分钟内又自降到20万?田丽判断背后那个组织者不管是谁,但他一定急需钱。田丽想,那个组织者越缺钱,自己越要拖延时间,逼他跳出来。

想到这,田丽打着哈欠对两个绑匪说:“我爸爸很爱我,但他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,你们逼急了他,他会报警的,那样你们就危险了。”两个绑匪揉揉眼,疑惑地盯着她。田丽见她的话引起了绑匪的兴趣,就趁机继续说:“不如你们少要点钱,这样你们既可以用这笔钱救急,我爸爸也

有能力尽早凑齐,不至于逼着他报警,那样你们早晚被抓进大牢。”两个绑匪听了,没有反应。

田丽假装睡着了,闭着眼睛侧着身子呼呼打鼾。两个绑匪等了半个小时,确定田丽真的睡着了,两人私语了几句,就躲到离田丽几米的距离去打电话请示。通电话时,田丽偷听到是让某人告诉另一个人给他们打电话。一会儿,那边电话打来了:“我在大山里,信号不好,说大声点。”田丽一下就听出了这个声音,可这个声音让她差点尖叫起来——这不是自己的老师甄某吗?甄老师年轻有为,课上得不错,平时对自己也不错,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没容田丽多想,那个声音就停止了。

第二天早上,两个绑匪醒来之后,叹气说绑了个臭票(指人质家人没钱赎人质,使绑架者无法实现获利目的)。田丽试探着哭着说:“爸爸不来救我,你们会把我怎么样?”两个绑匪正有火没处发泄,恼恨地说:“我们先奸后宰了你!”田丽吓得一哆嗦,她哭着哀求:“我让舅舅借钱给我爸爸来赎我,可以吗?”

看着田丽一脸泪水,两个绑匪心里一喜:“当然可以,怎么不早说,快告诉我,你舅舅的电话!”田丽呜咽着说:“我舅舅出门了,我舅母在家。你要让我舅母赎我,除非说是我舅舅的儿子被绑架了。”绑匪不耐烦了:“你舅母

电话多少?”

田丽心里笑了,她假装无奈地说出了电话号码,其实,这个电话号码是甄老师家的。

为办婚礼老师找人绑架学生

绑匪迫不及待地拨了电话,电话通了,是甄老师的母亲接的。一听对方真是中年妇女,绑匪厉声说:“你儿子被我们绑架了,快拿20万来赎,今天不来就撕票!”说完,绑匪挂断了公用电话。甄老师是家中的独子,目前家里正张罗着给他操办婚礼。一直担心独苗儿子生命危险的甄母,赶紧慌张地给儿子打电话,儿子的手机关机,她又惊恐地给学校打电话,学校领导说他已经一天半没来学校,也没请假。甄母真的相信儿子被绑架了,她不敢报警,担心绑匪会杀害儿子。在焦急慌乱中,绑匪又来了电话催要赎金,甄母哭着说:“我只有五万块,求你们放了我儿子吧!”

甄母按绑匪的指示把五万块钱交给绑匪后,绑匪真的把田丽放了。田丽回到家,守候的警察和她爸爸都莫名其妙。当田丽告诉了警察和爸爸事件的真相后,警察和爸爸一面夸田丽聪明,一面愤怒地要去学校抓捕甄老师。另一边,绑匪得了赎金后,就告诉了甄老师,三人分了赃款。甄老师刚回家,他母亲就慈爱地摸着他的脸说:“绑匪没打你吧?”甄老师吓了一跳,自己绑人勒赎,母亲

是怎么知道的呢?他正纳闷,母亲却说:“这次虽然把准备给你结婚的钱给了绑匪,可总算你平安,妈妈就知足了。”甄老师正迷惑不解,警察找上门来,将他抓获。经警方调查审问,甄某交代,绑架田丽一事,是他和自己的学生刘某、徐某一手策划的。

3月1日12时10分,另两个犯罪嫌疑人刘某、徐某在三岔河镇被抓获。犯罪嫌疑人甄某、刘某如实供述了绑架田丽的犯罪事实:今年初,准备结婚的甄某,因家庭条件不好,经济困窘,萌生了弄一笔钱办婚礼的邪念。经过一段时间的“踩点”,他认为陆良县城某宾馆的老板田某很有钱,并发现田老板有一个女儿正是自己的学生,且单独居住,便于下手。因担心自己一人不好作案,甄某随即将目光转向那些平时打架斗殴、不爱学习的本校学生身上。甄某邀约了本校学生刘某、徐某。甄某指使刘某、徐某,2月28日,两人到旧车交易市场租了一辆红色大发面包车。2月29日清晨6时许,两人驾车到田丽住处守候并实施绑架。后将田丽押到三岔河镇某村的家中,而自作聪明的甄某躲到几百里外的大山里并关掉了手机。

知道事情经过后,甄母痛哭不止。她后悔地说:“我该早告诉儿子,我已经借够了给他办婚礼的钱,那样他就不会没人洞房先要入牢房了啊。”

(文中人名为化名;谢绝转载、上网) 郑伟